

《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
第 23 期，頁 193-210，抽印本

「博物館歷史學論壇」觀察紀錄（上）

楊笠琳

「博物館歷史學論壇」觀察紀錄（上）

楊笠琳*

一、前言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史博）於開館 10 年之際（2021）升格為三級機構。為了慶祝 10 年有成，同時檢視過去並開創新局，於 2021 年 9 月 26 日（週日）舉行「博物館歷史學」論壇，廣邀博物館實務界、學術界及業界參與，一同提供對臺史博未來的建言與期許。

配合政府的二級警戒政策及防疫考量，論壇邀請主持人、與談人及討論人至臺史博展示教育大樓階梯教室進行實體會議。觀眾則透過線上的形式參與討論，開放報名觀眾於 Google Meet 會議室與會並參與討論，社會大眾則能在 YouTube 上觀看直播。

論壇共有五大場次，分別是博物館歷史學與各種「歷史」、博物館歷史學與數位人文、博物館典藏與文保科學之新趨勢、平權·參與·共筆的博物館策展實踐、多元歷史感知的創新教育策略。各場次皆安排 1 位主持人，以及 3 位專家進行與談分享，最後的綜合討論則加入臺史博相關業務組室主管共同討論，並回覆觀眾提問。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碩士生



圖1 「博物館歷史學論壇」海報。

資料來源：臺史博臉書粉絲專頁。

二、博物館歷史學在臺史博

開幕典禮由臺史博張隆志館長主持，並邀請國立臺灣文學館（以下簡稱臺文館）蘇碩斌館長致詞。張館長首先表達歡迎之情，並預告接下來直到12月臺史博及臺文館的升格慶祝系列活動，兩館將於10月17日正式升格為文化部轄下的三級機構館舍。臺史博這10年來受到許多觀眾、朋友及專家的支持，會在這樣的基礎上持續朝臺史博2.0的理想邁步向前。

不僅感念開館以來的夥伴，張館長亦回顧了臺史博從1990年代起的醞釀，2007年成立籌備處，2011年開館營運，在前四任館長的努力之下奠定良好基礎，吳密察館長任內對史料收藏及研究的投注，呂理政館長對文化平權的提倡，王長華館長對提升觀眾服務品質的推動，林崇熙館長對創新思維的鼓勵。這些臺史博都會銘記在心，並融入未來所推動的種種工作裡面。

張館長提及文化部李永得部長期待雙館升格不僅僅體現於行政面，實質上也應有所提升，並和社會各界報告發展目標以取信大眾，因此兩館偕同舉辦論



圖2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張隆志館長向來賓展示雙館（臺史博與臺文館）升格慶祝活動文宣。

資料來源：作者截圖自論壇直播畫面。

壇。週六臺文館的論壇落幕之後，隔天由臺史博的「博物館歷史學」論壇接力。「博物館歷史學」這個主題是臺史博未來的主要發展方向，11月也將出版《博物館歷史學》套書。¹

本次論壇邀請各界貴賓與談分享，期望臺史博能借助大家的經驗，在升格後有更全面的發展。未來臺史博不只是大家的博物館，張館長還希望能夠成爲國家級的博物館，而且能代表臺灣走向世界，以世界級的博物館爲願景。

接著由臺文館蘇碩斌館長透過線上進行連線致詞。蘇館長表示臺灣文史於1990年代才開始受到重視，在臺南的雙館分別耕耘著臺灣社會的虛構及非虛構面向，奮鬥幾十年來也得到政府肯定，同時感謝各界予以信任。接下來要以持續爭取社會支持爲目標，希望所有關心兩館的朋友都可以陪伴我們繼續前進，並預祝「博物館歷史學」大會順利成功。

1 《博物館歷史學》已於2021年11月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出版、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發行。



圖3 國立臺灣文學館蘇碩斌館長透過線上致開幕詞。

資料來源：蘇峯楠拍攝。

三、博物館歷史學與各種「歷史」

第一場次主題論壇「博物館歷史學與各種『歷史』」，主持人由國立故宮博物院（簡稱故宮）吳密察院長擔任。與談主題為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簡稱政大臺史所）薛化元教授帶來的〈臺灣歷史博物館升格的祝賀與期待〉；國立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簡稱南大文資系）兼臺南學研究中心主任戴文鋒教授則以本場次名稱為題，分享以物質研究為核心的博物館歷史學；前原住民族委員會（簡稱原民會）副主委、現任考試院伊萬·納威（Iwan Nawi）委員發表〈原住民族當代史的重要性〉。館方代表討論人為臺史博研究組陳怡宏組長。²

主持人吳密察院長坦承起初看到論壇題目「博物館歷史學」時有點疑惑，是要講博物館機構的歷史，還是博物館裡面的歷史？後來看英文標題「Doing History in the Museum」就理解了，是要談在博物館裡面做歷史這件事。傳統

2 陳怡宏副研究員現為臺史博典藏近用組組長。

學院歷史學的運作是先產生問題意識，接著根據問題搜尋需要的史料，再來要分析並寫作。這樣看來，「博物館裡面的歷史學要怎麼做」便是個有趣的議題，這也是晚近談大眾史學或公眾史學時一定會談到的方法。以前似乎歷史系就能涵蓋整個歷史學，但現在不見得如此。

既然論壇名稱的主詞是歷史學，博物館是前面限制性的形容詞，希望大家要想的是在博物館裡面做歷史這一種歷史學。承接張館長所提，這場論壇屬於宣示性的活動，而且來賓很多，大家可能沒辦法暢所欲言，今天薛化元教授等講者們先來起個頭。不過這個國家級的臺灣歷史博物館會永遠在這裡，大家隨時有意見都可以來反映交流。

接著吳院長便邀請論壇的第一位與談人政大臺史所薛化元教授進行分享。薛教授以〈臺灣歷史博物館升格的祝賀與期待〉為題，首先他認為臺史博的籌設可說是創業維艱，其實當時很多人希望可以直接設立三級機構，但如此便需要經過立法程序和相應的時間。為了盡速回應學術界和社會的期待，創設一個以臺灣歷史為主題的博物館，因此先選擇設立四級機構這樣簡便的方法，再尋求上級和立院、政院的支持，並不失為穩健的策略。

就組織編制及人才進用方面而言，薛教授對臺史博的設計採取肯定態度。研究是博物館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環，而博物館發展和學術機構也有一定程度的類似性，基於這些考量，多元的員額配置相當關鍵。除了從公務員體系進用人才，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是不可或缺的管道，而且應該力求其大。這樣能同時讓研究、展示、典藏等各部門都有進用多元人才的可能，對臺史博整體發展具有正面影響。這對其他博物館能起到典範的作用，目前有些館舍也施行教育條例的任用，但是在運作上不一定能像臺史博這麼順暢。

回顧建館設計，若沒有先採行四級機關做法，臺史博的正式成立在時間上勢必遭到延宕。而若未納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的進用管道，則目前的研究能量

和策展都會受到影響。薛教授表示他不是爲了祝賀而刻意講好話，是因爲看到其他博物館碰到的困境，才從中瞭解到臺史博這些選擇方向的優勢。

但四級機關畢竟是權宜之計，無論編制及預算都必須邁向三級機關。最早至少從文化部鄭麗君部長就開始推動，但因爲國家的員額控管限制，還需要立法院和行政院的支持才能夠完成這次升格。臺史博升格後在歷史教育這塊將更具重要性，更能掌握歷史詮釋的話語權，透過展覽等方式讓大家認識臺灣史。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強調「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教育不可忽視當代價值，因爲如果沒有掌握當代價值，就沒辦法呈現出它的歷史意義。目前除了國史館外，其他歷史研究機構幾乎都欠缺碩博士階段就專攻戰後臺灣史的人才，更別說戰後政治史。薛教授期望升格之後的臺史博可以成爲這個面向的領導者，主導臺灣史研究的重要話語權。

緊接著由南大文資系戴文鋒教授進行與談，題目呼應場次主題「博物館歷史學與各種『歷史』」。戴教授提及1921年（大正10年）10月17日臺灣文化協會（簡稱文協）創立，臺史博和臺文館在文協成立百週年的日子升級非常有意義，文協當時著力於文化啓蒙，而雙館也持續深化臺灣文史教育。博物館四大功能爲典藏、研究、展示、教育，今天特別來談研究的面向。

傳統歷史研究通常從文字史料中找尋線索，而博物館因爲典藏許多物件，能夠延伸歷史的深度和廣度，深度指的是補充文獻的不足，廣度則爲庶民生活史。臺史博這一、二十年來蒐藏了許多和臺灣常民生活有關的文物資料。歷史中不外乎「人、事、時、地、物」，傳統史學關注的人是帝王將相，事則是制度、戰爭、政變等。當今的史學則邁向多元，小人物亦可爲對象，而可凸顯意義的事情也都能被視爲歷史，像日常生活及民間信仰。

例如民間信仰中常見的「乞龜」，連橫《雅堂文集》中提到民間會於廟會期間以麵糰製成龜形來敬供神明，祀畢擲筊乞回分食，以求福壽，而待明年此

時加倍奉還。這個文化到現在仍然存在，但已經產生質變與量變。日治時期池田敏雄在《民俗臺灣》發表〈龜扒上壁〉，他觀察到有人在乞龜回去後，沒有在來年加倍奉還，廟方就會把人名寫於紅紙貼在牆上，看到的民衆就開玩笑說「龜扒上壁」。但今日幾乎看不到傳統小紅龜，也少有「龜扒上壁」現象，所以如果僅看文獻將難以發現文化的變遷，不能奉文獻為唯一標準，文物和物質也是理解常民生活一個重要的觀察點。

戴老師分享曾在臺南七股寶安宮裡看過乞龜，但紅龜不是傳統麵粉做的，而是以麵條或是米堆成的大紅龜，現在很少人吃麵粉龜，所以很少製作。今日也並非大家都有機會乞回去，以前是只要「擲有筊」就可以帶兩個小紅龜回去，現在只有擲最多筊的人可以帶走大紅龜。通常是地方上比較有財力的人才會來擲筊，因為像880斤的麵龜，明年加倍奉還就要還1,760斤，那方式是送來一樣大的龜，但是金額要加倍回來。就紅龜的材料而言，現在還有沙琪瑪龜、蛋糕龜、巧克力龜，甚至金錢（錢幣）龜，錢幣早期都是臺幣，後來還有美元、日圓。這就是民間信仰的物質文化變遷。

接著戴教授提及「造橋過限」改運，橋下做牲禮的兩隻雞一生一熟，分別祭拜比較生疏或是接近的神，像「山神土地」。土垵厝看似都差不多，但客家人的五福紙和閩南人差異很大，客家人會在很多小門、窗戶都黏貼，所以可以透過五福紙知道這棟建築是否屬於客家廟宇或民居。戴教授透過實際案例的描述，強調博物館的「物」很重要，特別是對於生活史研究經常能帶來具有啟發性的意義。

接著為本場次最後一位與談人前原民會副主委，現任考試院伊萬·納威（Iwan Nawi）委員，分享題目為「原住民族當代史的重要性」。委員首先介紹賽德克語的拼音，族語過去都是口傳，2005年教育部及原民會頒布書寫系統之後開始訓練族人來利用。因為昔日教會都透過羅馬字翻譯經文，所以各

族對於書寫系統都有共識。接著伊萬委員也唸一段賽德克語「Mqaras ku balay miyax hini thuy ta pprngaw oda ddaan cibiyaw mi saya, binaw egu balay na ddaun ta. asi ta ka mbiyax lnglung mi mbahang kari sseidiq ana inu, miyax ta pkbiyax lngluman ta mi phiyu endaan ta cibiyaw. Mhuway namu balay!」意思是感謝有機會參與論壇，還有很多需要共同努力的地方，希望來此交流，建立好基礎，以重建原住民族史觀。

伊萬委員分享原住民族近期的政治動態，以及對於臺史博能夠呈現哪些原住民族議題提供一些建議。她的碩論梳理原住民立法委員的問政，因為好奇在1980年代這段原住民族運動（簡稱原運）最興盛的時候，原民立委有沒有呼應原運訴求？當時沒有數位化資料，只能到立法院圖書館一張張印1975到2005年的問政資料。這些資料和部分當時的立委都還在，很期待未來博物館能深入這議題。

有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2016年蔡英文總統上任後在總統府成立「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簡稱原轉會）」。過去其實已經有《原住民族基本法》（簡稱《原基法》），也有「行政院原基法推動會」這個跨部會協商平臺，但很多事情仍然不容易推動，因為有時與會層級沒辦法做重大決策。但原轉會每一次都是蔡總統親自主持，所以各部會首長會出席，這樣的推動力比較強。

實踐的工作包含2017年《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簡稱《語發法》），早期送行政院都被誤解為是要去中國化所以沒下文。在原轉會平臺上，文化部和教育部認為再不啟動復振將會愈來愈困難，聯合國判定臺灣原住民族語言都已瀕危。《語發法》通過後預算增加至12億，開始推動研究、保存、推廣及學習工作。特別談談師徒制，學習者要和會講族語的老人一起生活，所以師徒兩人都要有薪水，檢驗方式是學習者要在兩年內通過族語認證，目前通過率至少有

八成，成效良好。此外還有2019年《原住民族教育法》全面翻修，以前是為原住民學生實施的民族教育，這次修訂為讓全民一起來認識臺灣原住民族。還有土地正義、蘭嶼核廢料等轉型正義工作的推動。

伊萬委員與談的第二個主題是「拓展當代原住民族史」，為什麼博物館好像距離原住民很遙遠？我們似乎只看見更早期的原住民，對當代原住民族的關切沒有那麼強。以下提供幾點讓臺史博參考，第一個是「從他稱到自稱」，原住民族曾經被不同政權稱呼為番、高砂族、山胞，後來想要稱自己為原住民，甚至原住民族。這是原民最基本的觀念，也能從中瞭解歷代政權怎麼看待原住民。第二個是「國會二月政改」，原民立委席次少很難影響政策，但在二月政改時正好掌握機會「以小博大」才有原民會的誕生，這段也很精采。此外，還有原住民族正名運動等。最後很期待臺史博可以成為認識臺灣原住民族史的重要窗口。

與談結束之後，由臺史博研究組陳怡宏組長進行回應。陳組長表示今天受惠良多，無論是薛化元老師提及的戰後史，戴文峰老師的物件史，還是伊萬委



圖4 場次一「博物館歷史學與各種『歷史』」綜合討論現場。

資料來源：作者截圖自論壇直播畫面。

員的當代原住民族議題。過往臺史博其實做過相關的特展及常設展，升格之後希望能深化這些議題，更加回應當代社會的關注，包含轉型正義、文化平權、性別平權和多元文化，也期望透過策展和文物史料的研究出版，與社會有更多元的對話。

建立一套跨域的學術網絡也是臺史博未來的目標，不僅需要和各學科專家進行合作，也像戴老師提到的，很多田野調查必須和當地的文史社群或是學校合作才有可能完成，博物館不能只是在博物館裡面。除了跨域化和在地化，也將朝向國際化，和國際的博物館進行主題學術交流。未來在研究的面向希望和大家一起努力，很多細節需要後續再向各位專家請益。

回應至此，與談人薛化元教授補充道，他會希望館方不僅僅做策展，而是能在行有餘力的前提下，多留意人才進用。因為雖然專攻都是臺灣史，但實際上還是有差距，有些主題還是需要專業的人才進來處理。

接著吳密察院長進行結論，他說戴文峰教授提到民俗，其實當初他在臺史博任職的時候，曾想將「民俗」兩字加入館名，像日本的歷史民俗博物館，但是有人反對，因為覺得這樣比較「low」。吳院長無法理解這種想法，他認為傳統史學常常只注意到會用文字的人，但如果考量臺灣的識字率，反而不識字的人是多得多，且有些識字者其實意識形態偏頗，如果只用文字史料，常常會不自覺掉入被統治的歷史，而不是臺灣當地人的歷史，不過臺史博這10年來有很好地緊扣常民這部分。伊萬委員提的原住民部分，臺史博2010年做了「聞眾之聲：霧社事件80週年特展」，其實臺史博很在意要讓原住民史隨時都在，如果參觀常設展便能發現人類歷史有多久，臺灣歷史就有多久。

最後吳院長認為臺史博還必須努力推廣宣傳，接著起身展示臺史博出版的《李仙得臺灣紀行》，把兩位外國學者20年的研究心血出版成這部書，還有中英文版，但這本書2013年就出版了，直到電視劇《斯卡羅》才被大家看見，

連一些學者都不知道。所以臺史博要好好把臺灣史的知識散播出去，其實臺史博做了很多事情，應該讓更多人知道。

四、博物館歷史學與數位人文

第二場次主持人由國立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簡稱臺大數位人文中心）主任、資訊工程學系暨研究所項潔特聘教授擔任。與談主題為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簡稱中研院資科所）莊庭瑞副研究員帶來的「可取用、可永久的文化與資訊遺產」，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科學教育組（簡稱科博館科教組）徐典裕研究員兼主任的「活化永續：博物館數位轉型與智慧創新」，以及國立故宮博物院蔡炯民專門委員以本場次名稱「博物館歷史學與數位人文」為題進行分享。館方代表討論人為臺史博研究組石文誠副研究員。³

主持人項潔主任表示臺史博從成立時就很受期待，升格後將更加彰顯其地位。博物館於數位化時代有著角色上微妙的轉變，從前只有研究者可以使用典藏，做了數位典藏庫之後，一般人都能夠直接和藏品互動，甚至做研究。數位人文其實在解決大數據的問題，因為比起以前掌握了更大量的研究資料，而不得不利用一些資訊科技進行整理。對於歷史學者或人文學者而言，可以瞭望更完整的資料範圍，未來的發展非常令人期待，這場次具有意義和前瞻性，三位講者都有豐富的經驗。第一位莊副研究員在「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開始時就參與其中，中研院做的depositar（研究資料寄存所）工作很有意義，都是在累積文化資源。第二位徐主任和主持人項主任合作過數位博物館計畫「蝴蝶生態面面觀」，這個網站從1998年到現在持續運作，而且每年還會收到老師和同學們的回饋。第三位蔡專委曾於臺大數位人文中心待過很多年。

3 石文誠副研究員現為臺史博數位創新中心主任。數位創新中心為臺史博升格後新成立之處室，簡稱數創中心。

接著由莊庭瑞副研究員分享「可取用、可永久的文化與資訊遺產」。首先他強調博物館的「散布」(disseminate)功能，或可將散布想像為「教育」但範圍更廣，它作用的場域其實有很多文化記憶機構和博物館在競逐。當然臺史博是一個重鎮，但大家都可以談臺灣史，所以臺史博要思考自己的角色。第二個談「流動可再生的數位物件」並舉實際案例。最後是「研究資料寄存所」(depositar)簡介，同時討論文化遺產和研究資料的關係。

莊副研究員講到博物館數位化通常被想像為典藏品的數位化和應用，但文化記憶不只是物件，還有文化地景和文化經驗，如何記錄與再現便是議題。他期許文化機構能夠和文化地景的記錄者，以及特定文化經驗或當代事件相關的個人及群體來協作。博物館機構自主性也是問題，它經常受限於經費、編制和政策，但一百年後大家會檢視臺史博在保存歷史記憶上到底做了什麼。博物館將藏品集中一處也是風險，像一場火災就讓巴西國家博物館付之一炬。當然可以做數位化，但網站可能因為政治、商業、技術問題下線，香港蘋果日報網站便整個消失了。雖然有Internet Archive(網際網路檔案館)，但沒電它也無法運作。

而有關文化地景保存，莊副研究員提到新店公墓已經變成停車場，原先地景消失了，文化記憶機構可以怎麼樣記錄和再現？像臺史博對於南山公墓地景撰寫許多報導。還有2014年318太陽花學運的文化經驗，這共同記憶要怎麼被傳承？太陽花論壇在YouTube上有，但商業平臺隨時可能下架。過去莊副研究員團隊和臺史博合作318公民運動文物紀錄典藏庫，去向音地大帝和黃恐龍等記錄者收藏他們的影像資料。

莊副研究員接著談流動可再生的數位物件，典藏數位檔不只能呈現於網站，還要思考如何流動出去。具體做法可以把數位媒材上傳到維基共享資源(Wikimedia Commons)，資訊可在維基資料(Wikidata)描述，大家在撰寫

維基百科（Wikipedia）詞條時就會引用。網友搜尋關鍵字時，首先找到維基百科，發現圖片出自臺史博，想知道博物館的詮釋，就連到臺史博網站，不需要系統的建置維護費，還支援多語系。這樣等於讓典藏品和博物館馬上登上Google搜尋排行榜。像Smithsonian（史密森尼學會）國立非裔美國人歷史與文化博物館有將典藏的服裝影像檔放到Wikimedia Commons。現在維基共享資源已經變成文化記憶機構競逐的場域，博物館也可以和民間及其他博物館合作。

最後是中研院的研究資料寄存所（depositar），它可以放博物館中的文化遺產數位研究資料，例如一篇論文引用的原始資料可以存在一個depositar資料集，這資料集也可以在Google Dataset Search（資料集搜尋引擎）上被搜尋到，提升能見度。

第二位與談人科博館科教組徐典裕主任分享「活化永續：博物館數位轉型與智慧創新」，他透過四個部分來談，首先是博物館數位科技應用與發展歷程，並以兩個案例談數位科技遠景，分別為臺史博「打開歷史任意門——臺灣歷史創新科技體驗建置計畫」和「科博館的數位／智慧博物館發展歷程」。科技運用於博物館是從1960年代以大型電腦（mainframe）做藏品管理開始，逐漸演進為小型化設備，網際網路的出現則讓典藏資料可以被分享到博物館外部。隨著多媒體、行動科技、智慧科技（物聯網、大數據等）這些新技術的發展，帶動博物館產生策展和服務的多樣可能性，而博物館也推動科技產業思考怎麼解決博物館的問題。

臺史博「打開歷史任意門科技計畫」便從典藏管理到數位典藏再到online公開資源，打造友善近用的展場，整合線上線下資源，思考如何帶給觀眾智慧服務和體驗。科博館的智慧博物館歷程從1990年代展開，從全館電腦化到數位博物館，跨領域數位典藏與學習，再到虛實整合的數位教育，邁入智慧博物

館後也著力全年齡樂學等，項目之間都具有關聯性。期望臺史博參考科博館的歷程以能更密集地累積發展。

徐主任分享的第二個議題為博物館的重要特質是創造並傳播知識與故事。博物館以物件為核心，透過研究展示等詮釋方式創造知識和故事，構建產品、服務及體驗，傳播給目標觀眾並帶來影響力。甚至結合群眾力量共創故事，再透過實體及數位載體傳播給各社群。關鍵是必須以使用者需求為導向，整合虛實和館內外，並和產業、學術各界合作發展。

第三是如何將活化永續和智慧概念運用在參觀、學習及體驗。一般場域可以利用感應科技主動提供服務，但在永續性的博物館當中不一樣，首先要整合跨領域和虛實資源，然後藉由創新的產品、服務、體驗吸引觀眾回流，創造無所不在的終身樂學體驗。

徐主任談及的第四個議題為利用科技建構可永續經營的智慧博物館，底下包含三個子題。一是博物館為跨領域與跨虛實的活水式智識資產，博物館的數位典藏是數位博物館的基礎工程，可以再延伸為數位策展，重要的是從使用者和市場需求出發，再回饋到數位典藏資料庫。但如果各部門或各館之間缺乏溝通，陷入筒倉式迷失（Content Silo Trap）問題，將難以累積。徐主任建議的解決之道為 Ann Rockley 提出的「統整式知識內容建構管理」，透過可以再利用的多媒體資源建構一個跨領域多層次的整體知識體系，讓各部門、各館，甚至公民一起建構。

第二是透過跨服務與跨科技的學習體驗空間吸引觀眾重返，善用博物館智識資產進行主題數位策展，結合 Online（線上）和 Onsite（館內場域）體驗，且考量各種學習情境，包含個人、社群、身心障礙者等，以及歷程（到館參觀的前、中、後），以創造良性的博物館學習循環。

第三是建立跨世代與跨場域的終身樂學樂活智慧環境。科博館便以兒童為中心，透過種種科技創造學習服務，同時也分析大數據，掌握孩子的互動和需求，以進行主動行銷。體驗設計可以參考SpringerLink出版的*Museum Experience Design*一書，和5E模式（吸引Entice、進場Enter、參與體驗Engage、出場Exit、延伸Extend）以及Selinda的學習模式（動機、參與、結果）。綜合上述便能創造跨世代跨場域的終身樂學環境。最後期待國內的教育及文化場所一起合作，發揮大博物館和大圖書館的力量並實現理想。

第三位與談人故宮蔡烱民專委以場次名稱為題，談歷史學者和數位科技如何更有效率地合作。昔日博物館著重「物」的收藏，現代更加重視學習和觀眾，而隨著藏品及展覽主題的多樣化，博物館展示仍然以物質文化為核心。歷史學家其實更習慣在檔案圖書館裡分析文本，但近期對物的關注度愈來愈高，這要歸功於網際網路、館藏數位化等相應技術。而藉由博物館文物特性、如何將其轉化為可處理資料（computable data），和相應的困境等，來談這樣的跨域合作。

數位人文的特色有數位化內容、新的尋求知識方法（methods）和處理分析工具。過去歷史學者利用圖書館卡片找資料，現在透過網路以非線性方式閱讀電子期刊、資料庫和藏品，像通過Google學術搜尋（Google Scholar）搜索期刊，博物館網站上能找到愈來愈多視覺素材。社群媒體及維基也發展出利用群眾智慧協助學術研究的新形態，2007年英國國家檔案館甚至在網站上新增維基項目。因應這些數位潮流，知識尋求方法（methods）亦產生轉變，2000年John Unsworth提出的Scholar primitives（學術元素）為發現、標記、比較、參照、節選、闡明、呈現，2006年明尼蘇達大學圖書館簡化為發現、聚集、創造和分享。Project Bamboo Archive於2009年表示希望透過標記和社群策展創造資料間的連結。

數位人文資料的構成有兩部分，一是研究過程中產生的不同標記、標籤、連結、關聯、分級、評論、建議；另外是標記所代表的個體（entity），包含概念、人物、地方、事件、實體及其數位化物件。對於怎麼處理這些資料，資訊學者及人文學者是有共識的，首先是資料本身的數位化和撰寫詮釋資料（metadata），第二是解讀資料並轉譯成資訊和知識，最後是將知識轉換為電腦可以處理的格式，以利其他人再利用。前兩者需要人文學者的努力，而數位科技學者必須提供工具，但即使工程師知道何謂好軟體，要實際創造出來仍然是個挑戰。問題不在於數位和人文的差距，因為兩者已逐漸磨合，反而在於合作時遭遇到的複雜性。數位學者替人文研究做數位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infrastructure」字面的意思是「在結構之下的」，因此須在複雜的實體下辨明要處理的資料究竟是什麼。

博物館藏品基本上是一手資料，種類形式繁多，像檔案、文物、錄音、視覺材料等，數位化過程中必須分辨出它們的異同之處才能順利進行。數位化基本功有3項，物件本身、解讀出的文字、衍生資訊，衍生資訊包含標記（如註解、標籤）和詮釋資料，詮釋資料描述該物件屬性，能讓我們更有效地檢索、管理和分析，可應用文字型資料處理技術來進行。像英國國立威爾斯圖書館於線上分享當地藝術家 Kyffin Williams 的數位資料，讓研究者可以透過遠讀（distant reading）來瞭解。如果我們有跨典藏單位的數位資料庫，資料的收集和分享都可以更快地達成。

數位人文面臨的挑戰有4點，一是線上館藏資料庫被當成數位研究環境的替代品，但收藏和研究是不同的過程，描述館藏的資料其實異於研究所產生的。二是藏品和底層資料（underlying data）的關係，素材不等同於可分析的資料，像書及其內容。第三是研究方法常有隱蔽現象，因而難以找出一種通用規則。最後是如何將不同來源（如計畫案）的資料彙集於一個通用的研究架構。最後回到博物館歷史學，臺史博在大眾史學上著力良多，尤其隨著數位典



圖5 場次二「博物館歷史學與數位人文」綜合討論現場。

資料來源：作者截圖自論壇直播畫面。

藏匯集更多典藏機構的藏品，也促進更多合作（如國家文化記憶庫）和知識移轉，博物館的確為歷史研究提供了獨特的環境。

接著為綜合討論，首先由臺史博研究組石文誠副研究員回應。他表示聽了各位老師的分享收穫很多，可做為未來數位創新中心（簡稱數創中心）在業務推動上的重要參考，也期待和各機構合作交流。像莊庭瑞副研究員提到「流動可再生數位物件」概念，怎麼樣讓典藏數位檔再連結再協作。還有當代收藏，臺史博除了收集318學運物件，還有搶救維冠大樓震災物件，如莊副研究員所提，當代很多物件是非實體的和線上資料，怎麼樣保存並即時回應社會關注相當重要。徐典裕主任分享的數位科技運用於博物館趨勢是數創中心必須瞭解的，像是透過超虛實和跨領域知識的整合來永續經營，也期望多元的觀眾服務情境是數創中心協助博物館提升的力量。還有提到大博物館和大圖書館共同營運的模式，未來數創中心會經營一個圖書館，除了學術功能也具備公眾性。同時回應文化部提過的MLA（博物館、圖書館、檔案館）概念，它將肩負展示設計和特定收藏，也是對外的虛實整合場域。

石副研究員表示蔡炯民專委給他很大的啓示，博物館怎麼成爲歷史學者研究甚至大眾認識臺灣史的舒適圈。還有關於知識的生產管理和使用，data到information需要轉譯，從他的角度看information如何成爲knowledge，其實要經過批判性思考甚至教育的過程，讓使用者得到information後可以轉化爲自己的knowledge。升格後數創中心將著重於四面向：數位治理、數位服務、數位平權、數位人文，希望透過數位創新促進博物館和社會大眾的溝通，成爲臺史博rising的重要力量。

再來是觀眾提問和回應。首先，故宮賴芷儀助理研究員請教科博館如何將數位內容分享給網路弱勢地區的民衆？徐典裕主任認爲偏鄉通訊屬於大環境，博物館能做的包含補助偏鄉，讓孩子每年都可以來博物館體驗科技，還有製作虛實融合的教具箱讓老師借用，以及利用AIoT（人工智慧結合物聯網）來發展滿載典藏、科技和虛擬展演的行動博物館，讓孩子們不僅是單向接收，還能夠參與創作和展演。第二位提問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林苑蓁，好奇爭取維基百科的話語權對博物館而言會有哪些助益？莊庭瑞副研究員表示維基百科這個協作平臺對於論述角度有一定要求，博物館並不是直接在詞條內容上爭取話語權，而是透過上傳館藏的數位材料，讓連結到博物館網站的人看見博物館本身提供的論述。

第三位劉俊彥先生詢問科博館處理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時，如何拿捏資料的多元性和「正確性」？徐主任答覆不是所有主題都適合群眾外包，合適的包含昆蟲和海洋資訊收集，而且呈現的時候需要透過系統和人力來做一點過濾。最後一位韓佳群老師請教線上展覽如何補足觀眾的臨場感？項潔主任覺得任何展覽到了線上難免會損失一些東西，但不是去想怎麼把損失的東西抓回來，而是去思考什麼事情反而是透過線上媒介才能做到，例如觀眾可以怎麼樣和展覽互動，像維基百科有幾千萬張影像，這個數量不是實體展覽可以達到的。隨著問題討論完成，論壇上午的兩個場次也就此告一段落。

Notes from “Forum on DOING HISTORY IN THE MUSEUMS” (I)

Li-ling Yang